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同治七年戊辰。三月。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前准住庫倫俄羅斯領事官什什瑪里布。來衙門面稱。俄人由明基卡倫。相近阿魯哈當蘇。烏魯里中間。在該國遊牧地方。迄今。被蒙古卡倫官兵攔阻。請飭禁止。又據總管恰克圖邊東邊喀爾喀圖什葉汗。車臣汗。兩蒙卡倫公齊莫特多爾濟呈報。俄人陸續來烏雅拉噶卡倫遊牧恰克圖等處。迄今。隨將伊等勸阻。伊云兩國交界。由阿魯哈當鄂博起。順伯里業山梁。定為兩國交界地方。前因泥水甚多。往返差

使難行○曾經言定由俄國遊牧走差○約有四十年○此係俄國地方○不可驅逐空金之人等語○呈請指示○當因與外國交界相關要事○不敢含混○必須兩處派員確實查看○並應暫行停止空金○咨行俄領事去後○旋據覆稱○此事已報過東固畢爾那托爾○至今未接回覆○你們不可攔阻空金之人○且稱該處係俄國之地○無庸派員查看等因○復查俄領事所稱○由阿魯哈當鄂博起○至烏魯里鄂博○順伯里業山梁為界○及借道走差之事○並無憑據○礙難含混辦理○相應聲明情由○請示遵辦○並將雍正五年與俄國定界冊檔○及嘉慶年間○辦過成案之件地圖一張○咨送前來○臣等以原

存圖冊。與該領事所言。是否相符。且圖件糾紛。非身親其地不能定斷。咨行該大臣切實詳查。持平妥辦。九月間復據咨稱。俄人穵金之地。係在地圖綫紅色內。哈勒圖等處。係在楚庫河南。再三曉諭。俄領事竟含混固執。不以為然。請查覈前來。當經 臣等據咨函致俄使倭良嘎哩。令其將穵金人眾撤回。旋據函覆。已飭行庫倫領事官秉公詳查。並咨行西悉畢爾總督。遇有查覈冊檔。登給該員考證等語。當即知照庫倫大臣覈實查辦。不可稍涉含混。六年三月間。復經 臣等咨催。四月二十三日。據庫倫大臣覆稱。俄領事尚未接該國東悉畢爾總督覆文。不肯會辦。又經 臣

等據咨照會俄使。嗣後復經疊次照會催辦。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准倭使照覆。內稱接到庫倫領事官稟報。庫倫大臣所派委員。不與該領事所派之員。同路查勘。顯見庫倫大臣之意。未出真實。俄官遂循山嶺舊路。於舊記之下。左右另標新記。以為證據。查該雍正年間條約。自第一鄂博起。順山為界。至嘉慶年間成案。係彼此便行暫擬之舉。不能因有此案。即將

御批和約。作為無用。該處明係俄國地方。勿得再相攔阻等因。臣等查俄人空金地方。是否在中國界內。雖前經庫倫大臣照繪地圖。咨送考覈。惟圖中山河糾紛。不甚詳晰。且方向

遠近。無從揣測遠難斷定。至俄使所稱第十鄂博葦山近。

離水遠。應順山為界等語。是否屬實。非詳查舊檔圖冊。並

現在俄使來文。再行認真平心細勘。殊難嚴定。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大臣。按照臣衙門指陳各情。再行確切履勘。該俄人

空金地方。如在俄國界內。即可無庸攔阻。若在中國界內。

亦不得任其侵越。即由該大臣詳查案卷。指出確據。咨行

該領事官。將空金人眾收回。總期速為了結。不致釀成釁

端。方為妥善。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空金地方。是否越界。

請飭嚴實勘辦一摺。據稱接庫倫辦事大臣咨稱。俄人空金一

案。臺經與俄國領事官往返查覆其空金地方。是否在中國界內。難前經庫倫大臣照繪地圖。咨送考覈。兩圖中山河糾紛。方向遠近。無從揣測。遽難定斷。至俄使所稱第十鄂博。靠山近。離水遠。應順山為界之處。非詳查舊檔圖冊。並現在俄使來文。認真細勘。殊難裁定。請飭庫倫大臣再行確切履勘等語。此事轇轕數年。迄無定議。俄人心存叵測。輒思藉端牽混。非切實勘定。不足以正疆界而息爭端。著張廷岳。阿爾塔什達。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陳各情。平心細勘。倘俄人空金地方。果在俄國界內。固可無庸攔阻。若在中國界內。斷不得任其侵越。即著該大臣等詳查案卷。指出確據。咨行該領事官。將空金人眾收回。

總期速為了結。以弭釁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單七件。

均著鈔給閱看。

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

前據庫倫辦事大臣咨報。有並無執照俄人。陸續來烏雅拉蒿卡倫等處。標記穵金。當經勘阻。據領事官云。兩國交界地方。泥水甚多。往返差使難行。前經言定由俄國遊牧走差。此係俄國地方。不可攔阻穵金之人等語。當經本衙門咨覆庫倫辦事大臣。詳細查明。有無借道走差案卷。並兩國分界確據。切實根究。毋許含混。務期持平妥辦去後。旋據覆稱。詳查舊存冊檔。並無借道走差案據。惟查出雍

正五年○中國大臣會同貴國公使○詳勘兩國遊牧疆界○設立鄂博卡倫○議定恰克圖迤東○循布爾固特依山梁○自齊蘭卡倫齊克太阿魯齊都勒阿魯哈當蘇此四卡倫鄂博之間○以楚庫河為界○其楚庫河南岸○不准俄人前往等因○又查出嘉慶二十三年○有俄人建房打牲爭界等事○復經兩國大臣會辦○由俄國立定手具○其手具內所繪地圖○墨色紅色者係中國之地○白色綠色黃色者係俄國之地○現在俄人挖金之處○皆在所繪地圖紅色界內○又到哈勒圖等處○係在楚庫河以南○已屢次聲明飭由行知領事官屬將挖金之人收回○乃俄官以兩國會辦案件○不足為憑○亦

未能交出借道走差確據。及咨令派員會同查辦。暫停穵
金。又以毋庸查辦為詞。顯係執意入境。不容攔阻等語。查
俄人越界來烏雅拉噶等處穵金。貴國領事官既以為俄
國之地。自應將切實憑據交出。方昭覈實。既經庫倫大臣
詳細查明。有雍正五年定界舊案。更有嘉慶二十三年兩
國大臣會辦所繪地圖界址。查明穵金之處。在紅色界內。
而領事官猶謂不足為憑。殊不足以昭公允。事關疆域界
限。未便稍涉含混。即希貴大臣轉飭貴國領事官。查照歷
年定界舊案。飭令前來烏雅拉噶卡倫穵金人眾。全數撤
回。以安邊域。是所至幸。

俄國倭良嘎哩來函

接到貴王大臣來函○以烏雅拉噶卡倫兩國交界一事○請飭本國領事官詳查歷年定界舊案等情○此事本大臣亦願認真辦妥○旋即飭行庫倫領事官秉公詳查○一面咨行西悉畢爾總督○遇有查覈冊檔等事○發給該員考證○並請若勢須派官前往邊界就近查勘○亦即派往○惟望庫倫辦事大臣○亦必切實從公會辦○以符瑤函之意○是所切禱○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庫倫辦事大臣覆稱○俄人越界穵金一案○已遵照來咨○將陳案鈔錄○劄飭庫倫領事官○適因庫倫領事

官現回本國。未據聲覆。復經行催。始據覆稱。此案西悉畢
爾總督。並未將兩國陳案圖册咨送。俟接到後。迅速咨覆。
現夏季將近。不久俄人在哈當蘇河克金。飭蒙古人等不
可攔阻等語。查烏雅拉噶卡倫克金之處。既在從前分界
舊圖紅色之內。其為實係中國之地無疑。而庫倫領事官。
竟執為俄國遊牧之地。又不將確據指出。請示遵辦前來。
本王大臣查烏雅拉噶卡倫。係以前兩國大臣會勘已定
之界。並非甫經查勘可比。相應照會貴大臣。希即行文責
圖西悉畢爾總督。及庫倫領事官。按照定界册檔。秉公查
勘。將越界克金俄人。飭回本境。以重邊疆而敦和睦。是為

至要。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王大臣照會。隨即劄行本國庫倫領事官。向其查詢。並按前番劄飭。令將所存兩國定界各陳案。會同庫倫辦事大臣詳查辦理。此事據本大臣之見。該領事想係尚未接到東悉畢爾總督發交所需各案。然本國前往究金眾工。誠恐於交界地方。藉端生事。即請該處大臣示諭。無庸禁阻。因此事不久即定局矣。相應先行照覆貴王大臣查照施行。俟該領事覆文到日。立行奉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衙門復准庫倫大臣轉據管理恰克圖迤東十四卡倫扎薩克車林敦多布呈報俄羅斯男女二百餘人來烏雅拉噶卡倫遊牧之帑克圖莫和孟等處建蓋房屋有挖金之意與兩國和好道理不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烏雅拉噶卡倫係在從前分界舊圖紅色之內其為中國之地無疑該領事以未接東悉畢爾總督發交陳案圖册藉詞推諉並稱夏季將近俄人不久在哈當蘇河挖金劄飭蒙古人等不可欺壓殊與貴大臣前次照會所云不日自可定局之意不符今既據庫倫大臣復行咨報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行文貴國東悉畢爾總督及庫倫領

事宜○按照定界册檔○秉公辦理○迅將越界俄人○飭回本境○
勿令在烏雅拉噶卡倫等處建屋穵金○是爲至要○

給俄國照會

爲照會事○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俄人越界在哈當蘇河
穵金一案○於本年八月間○派筆帖式熙謙等○會同俄官瑪
雨爾鄂魯羅福○查看地界○並未由舊路行走○秉公商辦○任
意漸入我國遊牧○砍樹標記○將原定交界地方○專意另行
更改○本處將此案究應如何辦理完結之處○咨覆覈辦○飭
行住紮庫倫俄羅斯領事什什瑪里布○請將此案會同商
辦○於九月十一日○親身帶領該瑪雨爾鄂魯羅福通事等

來本衙門。面會本大臣。將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會辦之案。俄羅斯換給手字地圖閱看。伊言此案乃俄羅斯廓米薩爾察楚淩並未斷辦完結。且報固畢爾那托爾。亦未准行。什什瑪里布不能憑此手字地圖辦理。惟有雍正五年分界案內之第三條。內載至第十鄂博以楚庫河為界。由第十鄂博起。至索倫巴爾虎之察汗烏拉。隨山為界。現在由第十鄂博至十一鄂博。應順山梁為界等語。本大臣詳覈原案。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會同辦理此案。若謂未曾斷辦完結。焉能互換手字地圖。如固畢爾那托爾若未准行。至今五十年來。亦何不行文庫倫大臣。且雍正五年分界案

內第三條。所言以山河為界。若但就兩鄂博中間之山河形勢為界。且阿魯哈當蘇河。原係有名之大河。此第十阿魯哈當蘇之鄂博。係在哈當蘇河之末。楚庫河南涯。第十一烏魯里鄂博。則仍在哈當蘇河源之北。烏魯里河涯之處。兩國卡倫官兵。遵照原定之例。至今以哈當蘇河為界。嘉慶二十三年。因俄羅斯人等越界盜房捕牲窃孔。緣此兩國派委公巴勒多爾濟。廓米薩爾察楚淩等。會同查辦。亦係遵照雍正五年分界之案辦理。今因俄羅斯人等仍行越界。在此窃金。會同查辦。不遵已先屢次所辦成案辦理。將已定交界。另行更改。實屬不合。此案務須遵照成案

辦理。再三向伊開導。伊一味固執。以辦理此事之瑪爾

察楚洛。公巴勒多爾濟等所換手字地圖。尚未完結等因。

查照謀等所呈地圖。阿魯哈當蘇河。係由東南向西北而

流。與楚庫河會。嘉慶二十三年所換俄羅斯地圖內。第十

鄂博名為阿魯哈達鄂博。雍正五年分界之案。及邊界圖

內第十鄂博。俱稱阿魯哈當蘇卡倫鄂博者。均以阿魯哈

當蘇河為名。此久以此河為邊界之實在憑據也。今俄羅

斯它金所記之哈拉圖吉迷格爾莫霍拜奴和圖伯里葉

他他古爾諾爾等處。俱在阿魯哈當蘇河西南。總是我國

遊牧地方。若將此等地方為俄羅斯之遊牧。則哈當蘇河

入於彼國遊牧。不惟與舊案地圖竟不相符。誠恐日後俄羅斯等據此為由。致起相爭各邊界地方。並去年據總管卡倫公齊莫特多爾濟呈報。俄羅斯人眾紛紛越界。在第十阿魯哈當蘇第十一烏魯里兩鄂博中間之地丈量。樹上捆草。砍為標記。今俄羅斯瑪雨爾鄂魯羅福並不與本處所派官員由舊界路行走。查看俄羅斯等有意占據空金之地。徑由上年伊國砍木標記之地而行。又任意入我伯里業山梁砍樹標記。堆木立鄂博。實屬不合。俄羅斯領事官什什瑪里布。不遵已前所辦舊案料理。仍懷偏私。執意以此出金之地。作為俄國遊牧。斷難拒從。今將雍正五

年初定分界設立鄂博案內之第三條文一件○嘉慶二十三年所辦案內俄羅斯換給地圖一張○手據一件○全行鈔錄○將地圖內黏漢戳○以備查閱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此案久經懸宕○本年五月間○接准庫倫大臣來文○當即照會貴大臣劄飭領事官○迅為查辦○旋准貴大臣照覆○已劄行庫倫領事○將所存兩國定界陳案○會同庫倫大臣詳查辦理○此事不久自當定局等因○今復准庫倫大臣來文○業與領事官會同查辦○並將雍正五年定界舊案○及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所繪地圖界址詳細查明○所有哈當蘇河等處地方○實係中國遊牧○而領事官等竟以兩國互換字據為

不足憑信。於會同查勘時。又不從舊路行走。任意越入中國遊收。砍樹標記。而於前次乞金人下。並不按約收回。相應照會貴大臣顧念兩國和好之誼。秉公覈辦。勿任領事官等勝執偏見。是為至要。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哈當蘇河相爭地址一節。准貴王大臣照會。經庫倫大臣派筆帖式熙謙等。會同俄國領事官所派俄官瑪雨爾鄂魯羅福。前往會勘地界等因前來。本大臣接到庫倫領事官稟報。其情與此差異。如稱本領事會同庫倫大臣等。遵奉京師咨飭。各派員弁前往邊界。按照歷年和

約。就近查勘相爭地址。一俟回歸。會商擬結。該員等同往哈當蘇河。將查之時。中國官員。不欲同順山梁昔日小路即本國所稱當年舊界會勘。均言奉庫倫辦事大臣之令。止應循卡兵常行巡察之道。即本國按照雍正九年和約所稱。非係原界。經俄官向其開導不允。仍由巡察素識差道分手兩去。似專為查此一道而來。別無所勘等情。查若僅為查此一路。何必另行派官。貴王大臣亦自明曉。凡相爭之事。必有兩面之情。若力駁乎彼。專據乎此。其心若非偏斷不公。必係明知其情無理。今熙璘等於相爭之要道。推辭不勘。顯見庫倫大臣之意。未出真實。又稱相勸未允。

俄官無柰。另帶嚮導循山嶺上小路而去。其嚮導中尚有極老卡兵。嘉慶二十三年廓米薩爾察楚淩尚未會勘之先。時從此路巡察邊界行此小路。該瑪雨爾愈向前行。舊日蹤跡猶在。地硬處益顯。並路旁樹上各處。皆有舊存標記。因恐中國官員嗣後辦無是道路標記。或再派查閱。應有實據。可以為證。該瑪雨爾即於舊記之下。左右又另標記。以免迷惑。步步查看。直抵第十一鄂博等因。查照會所稱此路標記。始於上年俄官所作。令人不能相信。舊路標記與新路標記。無難分辨。且中國所派各官。又未目覩。遽以為俄官所作。更不足為憑。又查恰克圖迤東定界之事。

於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五年。原約並載。從此迤東
循布爾固特依山梁至奇刺卡倫。自奇刺卡倫至齊奔阿
魯奇都埒阿魯哈當蘇。此四卡倫鄂博之基。以此一路之
楚庫河為邊界。自阿魯哈當蘇至額伯爾哈當蘇卡倫鄂
博。自額伯爾哈當蘇至察罕敖拉蒙古卡倫。乃係俄羅斯
屬下所占之地。與中國蒙古卡倫之鄂博。將此兩間之空
地。照恰克圖地方。分中劃界。近俄羅斯屬下人所占之地。
如有山河臺嘴。以山河臺嘴為界。近蒙古卡倫鄂博。如有
山河臺嘴。以山河臺嘴為界。如無山河之平明地面。自正
中分中設立鄂博為界等文。今查衆地勢。第十鄂博。係在

楚庫河南岸。正靠山腳。而哈當蘇河口。離此鄂博順楚庫河下流。約有五里之遙。考和約之意。兩國交界。即由此鄂博為起。而離河稍遠。自應順山為界。否則在和約必有自第十鄂博二國交界。亦順楚庫河直抵哈當蘇河會處。由此順哈當蘇河為界云云。且此鄂博亦必在此河口兩立。足見第十十一鄂博中間之地。原定並非哈當蘇河為界也。至若辦事大臣所派各員。呈報前此甫定和約之時。兩國交界。從第十鄂博順山嶺兩立。此後改為哈當蘇河等語。更為難信。緣該瑪兩爾行查舊路。係從第十鄂博起。中國派員亦經親見。從此至第十一鄂博。彈聯不絕。路旁皆

有舊存標記。且在最高山頂。山陽一切大小河名。皆蒙古語。山陰一切大小河名。皆俄國語。更見領事官之言。尤為有據。復據東悉畢爾省城衙門冊檔庫房舊案內。查得當立約之年。本國將相爭之地。給與哈拉芬特部落土民。係從額尼斯省遷移於此居住。該土司夙知越界之禁。於此建造禦冬房屋打牲為業。旋因本國卡兵巡查邊界經行伯里業山路。嫌其難走。疊向界官呈訴。前後奉禁。該土司在離界三十里以內蓋房。但准仍前在此一帶打獸。並因疊訴山道難行。該管邊界官准其另選他路巡界。從此以後。卡兵自第十鄂博先循山嶺小路。次由莫霍窪涯河下

行。直抵哈當蘇河。順河至第十一鄂博行走。惟俄兵一行
改路。
貴國蒙古兵亦跟隨趨便。從此路行走。本國官弁以二國和
好。不向攔阻。然人畜越界。蹤跡仍舊在伯里葉山梁原路。
知會如此改道。該土司所占之地。俱出新路以外。是否時
有誤越原路正界。卡兵難以巡查。實有不便。併他項事故。
邊界官定欲將該土司移於他處居住。禁其越此新路方
妥。直至嘉慶二十三年。東悉畢爾大員。以此事互訟不絕。
飭邊界廓米薩爾察楚滲。以應如何設法整頓。該廓米薩
爾因願新路以外之地。不便人居。僅於土司有益。而土司

素住新路以外。因丙卡倫邊兵沖煩過甚。即與庫倫辦事
大臣所派公巴勒多爾濟及吐蘇拉克遜根敦章會商。擬
將巡查新路為界。特為禁阻土司此後越過。其牲畜越界
蹤跡。亦改在此路。知會似此議定。該土司雖甚不悅。無奈
遵照。旋即移向他處。界官亦禁越此新路。廓米薩爾所定
一切。彼此遵行。至同治四年。若無別故。以後何年不一樣
遵行。乃近因本國穵礦數商。前往該處試穵。即至京呈報。
求懇該部詳查檔案。咨飭各處查明先後。查得廓米薩爾
察楚淩所立字約。雖當時邊疆大吏。亦為允准。然不過二
國邊疆大吏。彼此便行暫擬之舉。他時他處。亦或有之。但

不能因有此案。即將俄國御批

大清國

御批和約。作為無用。現在卡兵巡查差路。或為彼此方便。嗣後兩

界官員會商。仍由此路行走亦可。然此路以外。交界以內

之地。已經按約歸屬俄國為主。不能因有此路。變易其主。

此事理極明。勿庸多贅。諒平心而論。必以我國為然。自不

復辦。茲特照會貴王大臣。轉致庫倫大臣。飭屬蒙古卡倫

弁兵。嗣後如有俄人在此。明係我國地方它全。勿得再相

攔阻。抑以上情由。本大臣欲更陳之。嘉慶二十三年二國

官員會辦一案。係因巡查邊界山路難行。彼此趨於簡便

而定。益見當時邊界官彼此和睦。現在亦所切望。本大臣於此豈有相駮。然據此寨紀不能復易其原主。諒貴王大臣亦無不謂然也。

四月。丙申。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奴才前由斜米拜發奏摺後。嗣向該處庫必那圖爾商辦清還帳目等事。據該庫必那圖爾聲稱。此事原係升任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一手經理。今將軍所言。我處趕緊備文咨行阿勒瑪圖。一俟接准回文指示。稟明將軍等語。奴才竊庫必那圖爾言詞閃鑠。似有推諉之狀。遂疊經備辦公牘咨行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屢接來文。語言恭順。有推諉延

日之情。僅以前收過索倫等眾弓矢鳥槍。遵照奎所咨辦理。迨至本年正二月間。與奎文內。因索倫等眾一意回歸本土。並接准索倫部落領隊大臣霍伽布來文。前奎面屬各事。均皆遵照辦妥行糧牛隻。索倫等眾。皆歸一心。俄官等莫不耳聞。是以聽從奎前咨遵辦。並聲稱春融尚遠。內有度冬貧苦之人。我處復行接濟。為數無多。望將軍派官一員。一俟各項人眾起行之時。我處即將後續帳目查清。臨期清還等語。竊查斜米現駐前丟失銀四百五十兩暫行摘去頂戴防禦多仁泰。已將銀兩訪有端倪。奎遂將多仁泰暫留斜米。並酌留銀二千兩。飭令清還績款。藉催丟

失之項。又接准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來咨。內稱將軍前往烏里雅蘇台等處查勘地畝。令其耕種。實為得當。現在各處患病之人。起行之時。實難前往。奴才等咨覆。果有災疫不能行者。仍留貴處贍養痊愈。即按臺送往我境。令其骨肉團聚。一面照會管理索倫領隊大臣等。就近詳加體察。因病不能啟行者。集聚一處。暫留領催等一二員。善為照管。稍可痊愈。照料趕歸本地。伏查俄國瘟疫流行。處處年荒。索倫等衆。染患瘟疫者。不免有之。奴才等於本年二月二十七八等日。差派員弁。同斜米庫必那圖爾派出各官。照伊前咨帳目。如數清還。共合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兩。墊補數

全清。並將交還接收各官等押結。飭米庫必那圖爾咨來收過帳目。原來印文。以及 奴才與該庫必那圖爾咨行交過帳目。一併鈔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備稽。現在奴才帶領官兵蒙民三十三名。覓雇俄人冰車。於三月初三日由斜啟行。一俟 奴才行抵烏里雅蘇台等處。即將所有俄官咨來文件。並 奴才與伊回文。照件鈔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前 奴才由斜米起行時。該處庫必那圖爾向 奴才言說。前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等處。會商各分地界之事。業經

限定烏克克界址商准在案。查科布多沙畢那山嶺。以及
大阿勒泰山。有河水一道。水之東南。係中國之境。水之西
北。分給我國設卡常川居住。望將軍即照前定之地。照議
分撥等語。奴才回稱前分定地界之時。本署將軍未曾辦理。
且科布多等處邊疆一切。本署將軍未經查閱。沙畢那山
嶺等處。又不知擬於何地。今貴庫必那圖爾既論此事。一
俟本署將軍行抵烏里雅蘇台等處。即將此論述給該處
將軍等。查照前案地圖。如何限定界址。堆壘鄂博。建立界
牌之處。趕緊咨行辦理。奴才行抵烏朋哈敏地方。該斜米庫
必那圖爾處。差俄官通事一名。齎送奴才之端。持來俄文一

件。與面告李一切。大概脗合。并卽將來文照鈔。咨行烏里雅蘇台等處。祈請查閱前案地圖。趕往前定界址之地。會同俄官等分定限界。一勞永逸。致免爭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布路斯國自換約以來。派使臣李福斯在京辦理該國事務。茲於三月十四日。據李福斯函稱。現蒙本國簡派為代北德意志公會入華行事之秉權大臣。奉有國書為據。今譯錄國書。均已備妥。請定期呈遞等語。當經臣等給與覆函。於十九日在臣衙門接見。李福斯呈出黃綾面紙所譯國書一分。並白紙洋字

一分。臣等公同閱看。大致謂李福斯兼任其職。務望如前
待之仁厚。以表真實和好。詞意均極恭順。查從前布路斯
國派李福斯為本國秉權大臣。均由各該使臣將其國主
國書鈔送臣衙門閱看。此次事同一律。當即允為收存。謹
鈔錄進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布路斯國國書
大布國大君主問
大皇帝好。朕深願於

大清國京師。派員為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之大臣。以期中國
與北德意志公會各國。向來和好友誼。嗣後益加親睦。因
此念及北德意志公會法度條例第十一款。內載朕為公
會之首。所有公會與他國應辦交涉事務。皆歸朕代為料
理。朕既受此代辦之權。今將爾派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
之欽差秉權大臣。住紮
大清國京師。卽使現在入華辦理我國事務大臣李福斯。兼任
其職。朕深知
大皇帝向來待該大臣頗為仁厚。茲命該員仍為我國欽差大臣。
並特簡其為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之欽差秉權大臣。務

望

大皇帝待該大臣亦如從前之仁厚朕知該員有此重任必能將

兩國友誼並敦和睦以副朕期望之心朕特書此以表真

實和好之意並祈

上天降澤

大皇帝永受百福是所深盼者也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布路斯國君主維利恩

親筆書於京師比耳令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大學士侯爵

壁斯瑪見此畫押

庚子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上年七

月二十二日。奴才至科米。該處庫必那圖爾等官。於七月二十八日面告奴才。聲稱你們察罕葛根。因迎接你們索倫等衆。遂次將我們所屬拜精格特哈薩克牲畜搶掠。殺傷人命。巴克圖卡倫等處。已接准我們國王來咨。係屬我們之地。察罕葛根萬不可經過此地等語。查巴克圖卡倫。係在塔爾巴哈台正西。不過相距塔城三十里之遙。實係現坐之卡。自塔城變亂以來。該坐卡官兵。均被哈薩克戕害。奴才隨時與該俄官善言理論。該俄官總以該國王來咨為准。奴才遂派員趕往稽查。據塔垣地勢而論。俄界俱在正西。奴才備文致函。令棍噶扎勒參向東退居。萬不可使俄人藉口

生端。旋據前派佐領鄂勒壁圖等旋回。持來棍噶扎勒參來文奏稟。始知該喇嘛此次由烏蘭布拉特穆爾綽爾霍等處。抄徑前進。途遇哈薩克投仗情實。該喇嘛因前途賊眾過多。業已退居帶明果兒等處。拜精格特哈薩克。原係首從逆回正賊。九月十六日。復接准該俄官來咨。內稱伊之諾海。前在拜精格特遊收貿易。棍噶扎勒參與該哈薩克互相爭鬬之時。將諾海貿易牲畜。均皆擄去。據諾海等具呈控告。共合擄去牲畜折俄票兩萬二百四十張四錢八分。令其趕緊賠補。當時努向俄官言說。據察罕葛根來文。內稱拜精格特哈薩克原係首從逆回正賊。逢次騁敵

結隊逞兇。彼此搶伙。實出有因。又有前擄去婦女小兒官馬官駝羊隻為憑。責處諾海。在該哈薩克遊牧貿易。語言裝飾。與哈薩克無異。牲畜更難分辨。本署將軍現在斜米。無從稽查。一俟清還帳目後。回至科布多等處。定必秉公稽查辦理。俄官已皆應允。芬又與該俄官咨行公文。大概與　芬面告之言符合。再未接俄人來文。伏查自伊犁塔城逆回變亂以來。各處哈薩克布魯特等。均皆從逆。幫同攻城搶伙。不下數萬之多。伊犁每逢搶伙。芬莫不帶兵前往。哈薩克布魯特等。較之逆回纏頭數倍。我官軍單弱。每受創傷。其時該俄人不惟置之不理。乘亂一味占居邊疆。收

服哈薩克等。意圖向哈薩克布魯特等徵收賦稅。伊犂等處淪陷後。該哈薩克布魯特等。均得兵民財物。畏懼大兵征勦。多半藏匿深山。多半自投俄人。恃其袒護。今俄人因限界未定所指之地。竟以伊之邊界為準。現在伊犂塔城。業成荒境。自可隨風轉舵。以慰鄰邦。暫安邊圉。一俟克復伊犂等處後。相機度勢。徐以婉言理諭。再行設法挽回。哈薩克布魯特等。原不足為重輕。耆愚昧之見。亦不可與俄人深爭辯論。此時　耆雖出俄境。現在距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尚遠。不能親身體察情形。實難懸揣。冒昧奏

聞。亦不敢袒護棍噶扎勒參。諒此際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布倫

托海辦事大臣李雲麟等。自必體查明確。分別奏

聞。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新疆各城。多與俄界毗連。前曾經分界大臣與俄國官員。於三年間會勘分定。原議於四年建立界牌鄂博。劃分界址。嗣以該處回氛不靖。未能舉辦。所有中國住卡官兵。仍前住守。叠據俄使函請撤退駐卡官兵。並稱近接伊之西悉畢爾總督來文內稱科布多參贊大臣。擬於即時建立鄂博。當經臣等以西疆未靖。能辦與否。應咨行科布多等處確查。照覆該使。一

西沿行各將軍大臣速行妥議去後。茲於四月十二日。復據俄使照會。內稱俄國官員。擬從昌吉斯臺至烏科卡倫一帶。撤去中國卡兵。其建立鄂博一端。並請速定等因前來。臣等查西疆與俄界毗連各卡倫。按照三年分界條約。其未立界牌鄂博以前。我國官兵。均仍在彼住守。遽請撤去。於情理尚有未合。惟建立界牌鄂博。俄國屢次嘵瀆。本年二月間。奏查呼圖克圖進攻哈薩克一案。卽因界址未清。俄國得以藉口。為今之計。自以建立界牌鄂博為最要之務。而究竟能辦與否。難以懸揣。臣等正在籌議間。適接布倫托海大臣李雲麟函稱。可以北路四城於本年先行

分界。隨又接布倫托海大臣來文。根噶扎勒參仍欲舉兵進勦。深恐別滋事端。再四籌度。惟有速定邊界等語。四月十八日。復據署伊犂將軍榮全片奏。內稱庫沁那圖爾向該將軍訖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等處。各分地界之事。業經限定。即照前定之地分撥。該將軍覆以宜咨行烏里雅蘇台查閱前案地圖。趕往前定界址之地。會同俄官等分定界限。一勞永逸。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公同商酌。建立界牌鄂博一事。既據各該將軍大臣來文。目下可以設法辦理。自應從速舉行。將一切界址。從此劃清。令兩國官兵各守各卡。既不至有越

境之事。即不至啟互爭之端。相應請
旨飭下科布多暨布倫托海等處將軍大臣會同俄國邊界官員。
查明三年所分界址。將應建之界牌鄂博概行建立。以固
邊防而弭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西疆毗連俄境各卡倫。請
飭建立界牌鄂博一摺。新疆各城。多與俄界毗連。前經分界大
臣與俄官會勘分定。嗣以該處回氛不靖。未能舉辦。續據俄使
照會。內稱俄國官員。擬從昌吉斯台。至烏科卡倫一帶。撤中國
卡兵。其建立鄂博一端。並請速定等語。分界一事現既可以設
法辦理。自應從速舉行。且呼圖克圖進攻哈薩克一案。即因界

址未清○俄國得以藉口○此時若不速籌建立○勢必釀成釁端○辦
理更形棘手○著奎昌○福濟○車林多爾濟○李雲麟○明瑞○錫綸○洛商
麟與榮全○錦丕勒多爾濟○速將分界事宜○會同俄國邊界官員○
查明三年所分界址○將應建界牌鄂博○概行建立○以固邊防○原
摺均著鈔給閱看○

閏四月○己酉○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 前因
捻逆由東省回竄○偪近津郡○當與法國署領事官德微理
亞○商借該國兵船○游巡河口○四月初五日○該逆邊馬竄至
稍直口○正值該領事同水師官巴里爾○帶礮配船○駛至南
運河口營牆以外○扼要巡防○深資得力○相應籲懇

天恩。將法國署領事德微理亞。水師官巴里爾。

賞給金寶星。以示獎勵。至住津英國兵船。保護紫竹林海河一帶。協助聲威。英國領事官孟甘擬請

飭下總理衙門。行文英法兩國公使。宣布

恩諭嘉獎。以收協助之效。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前據俄國公使倭良嘎哩照會。以呼圖克圖棍噶扎勒參。圖迎接索倫等眾。將俄國所屬拜精格特哈薩克牲畜搶掠。並該處諾海貿易牲畜。均皆擄去等情。經臣衙門於本年二月奏請

飭下伊犂將軍。詳查速覆去後。茲據榮全與李雲麟先後奏咨查

明棍噶扎勒參於上年七月。由察罕鄂博進兵。至烏蘭布

拉。特穆爾綽爾霍等處。途遇哈薩克接仗。得回牲畜屬實。

該卡倫雖於同治五年分界時。定議應歸俄國。惟尚未建

立界牌鄂博。仍應有中國官兵駐紮。不得竟謂憑空侵越

俄境。此榮全與李雲麟所論相同者。惟李雲麟謂棍噶扎

勒參仍執舊圖在卡倫以內行兵。實不知應給俄國之地。

故自謂無錯。而俄國於未立界牌鄂博之處。潛行派兵住

守。其曲在彼。且五年攻陷塔城之哈薩克。即三年分給俄

國之哈薩克。俄國如以棍噶扎勒參為越境。則從前塔城

被難。俄國不能諉為不知。其意欲以此節與俄國理論。搶失牲畜。可免賠償。而榮全鈔指內稱。據俄官來咨。棍噶扎勒冬擄去諾海牲畜。折俄票二萬二百四十張四錢八分。欲令賠補。當告以諾海在該處遊牧貿易。語言服飾與哈薩克無異。牲畜更難分辨。此時無從稽查。俟回至科布多等處。秉公查辦。並於致臣等函內。述及查明後設法賠善了其局等語。此榮全與李雲麟所論迥不相同者。臣等平心商酌。俄使因此時藉端生釁。甚至欲將棍噶扎勒冬治罪。以洩忿恨而索賠償。恐非一時空言所能了結。現在分界建立鄂博。業經臣等奏請飭辦。可以漸息爭端。西疆

回患未靖。不值因此再肇鄰釁。榮全現有設法密賠善了其局之說。而李雲麟來咨。亦慮及前事未了。棍噶扎勒參設再進兵。深恐別滋事端。不為無見。似應令榮全與李雲麟會商妥酌。將當賠諾海牲畜一事。先行在外設法了結。庶乎俄使照會內所請各節。亦易辯論。當此西疆多事。惟賴各將軍大臣相機應變。不可惜小費而啟戎心。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明誤擄諾海貿易牲畜等件。請飭會商妥辦一摺。棍噶扎勒參由察罕鄂博進兵至烏蘭布拉。特穆爾綽爾霍等處。途遇哈薩克援伏。得回牲畜。該卡倫雖議歸俄國。惟尚未立界牌鄂博。不得謂侵越俄境。棍噶扎

勒參欲仍執舊圖理論。藉免賠償。而榮全向俄官告稱諾海在該處遊收貿易。語言服飾。與哈薩克無異。此時無從稽查。並有查明後設法密賠善了其局等語。俄人心懷叵測。每思得步進步。此事藉端生釁。豈一時空言所能了結。榮全既有設法善了之說。自可相機辦理。免致別滋事端。著麟興榮全錦至勒多爾濟李雲麟明瑞錫綸會商妥辦。將索賠諾海牲畜一事。先行在外設法了結。免致將來辦理各節。動形棘手。該將軍大臣等辦理此事。固當力持大體。亦不值惜小費而啟釁端。總期權其重輕。斟酌妥辦。以免流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著鈔給閱看。

甲子。吉林將軍富明阿奏。芬於閏四月初四日戌刻。據琿

春署協領訥穆錦飛報。風聞俄界海中青島地方。盤踞多匪。均係多年潛入深山漁獵之人。向在俄界沿海謀食野居。意欲淘金。當經俄界海參崴俄人。向該匪等搜索金砂。互相啟釁。詎匪衆逞兇殺死俄兵四名。俄官受傷逃回。不知虛實。當即密委官特克布布等。前往查探。旋據稟稱有該處漁人等。述知海參崴俄人。調取兵船。進取青島。晝則圍攻。夜則退伏。該匪乘夜逃出數十名。句結距琿春八百餘里之俄界蘇城大溝黑菜營人等。復聞青島。意存來時出巢攻襲等情。并稷聞之下。當即飛咨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及剳飭該署協領訥穆錦。一同速派妥員。明查暗

訪。偵探確情。不可先事張惶。並令琿春派委官兵嚴防要隘。以備截擊。儻有警報。一面飛報到省。即將省城常川演練之官兵。刻令赴援。一面飛報甯古塔副都統。速將演練官兵。刻即派令馳往助勦。不可稍涉疏懈。致誤事機。嗣於初六日。據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飛報。轉據琿春協領訥穆錦報稱。派員探至俄界距琿春一百餘里之摩闊崴。俄人不容登岸。在罕奇地方。經漁採人等述說匪首千江等句結五六百人。將黃島石廟子蛤螞塘一帶俄卡焚毀。將守卡俄人。以及居戶等。盡行殺害。現聚有二三千人。揚言攻破海參崴。即進取摩闊崴地方。俄人防範甚嚴。將漁

採之人。誤指為匪。拏獲七十餘人。拘入水牢。加以該匪不時冒竄。沿海居戶。相率逃散等情。飛請嚴辦前來。奴才當即檢查俄國分界圖誌。內載俄界紅線內十四島嶼。並無海參葳青島名目。諒係毗連島嶼。偏小不甚著名之處。惟查條約內載。俄國沿海地方。准中國人漁獵。向不禁止。因而愈聚愈多。甚至滋生事端。第該匪乃係頑梗不化之徒。俄人又係貪得無厭之輩。今既互相肇釁攻殺。雖未便越界勦緝。惟該匪被擊情急。竄入境內。不但滋蔓難圖。轉生俄人覬覦要挾之念。關繫良非淺鮮。況該匪眾將守卡俄人居戶殺害甚多。俄人豈肯甘休。既誤指漁人為匪。拘入水

牢。而要挾情形畢露。若不先事豫籌萬全。不惟臨時竄擾堪虞。難免俄人有所藉口。奴才懸思至再。擬令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著琿春協領訥穆錦一體派委官兵。於各要隘妥為防範。嚴加盤詰堵緝。儻有竄來匪人。務期拏獲囚禁。以備與俄人對質抵命。並不准一名漏網。貽患將來。惟查該副都統烏勒興阿現在往查漫山。即撤行就近帶領演練官兵一百名。連隨帶查山官兵共一百六十餘員名。親赴琿春會同俄官和衷共議。由俄界追出者。我兵迎頭相機勦辦。奴才仍恐該匪或被拏逃竄。或俄人追入境內。該副都統烏勒興阿所帶官兵。及琿春官兵甚單。不能兼顧。

即由省城揀派官兵一百五十員名。配齊鉛丸火藥。撥給
出省鹽糧。交統領副都統銜花翎記名協領佐領全福管
帶。於初十日起程。由山路直徑前往琿春一帶。以備相機
應援。務將此股匪人殲除淨盡。以絕根株。毋致散為流毒。
庶邊界可期肅清。而俄人藉免猜嫌矣。
諭軍機大臣等。富明阿奏俄界匪人。聚眾攻殺俄兵。現飭副都統
赴琿春會商俄官勦辦一摺。俄界漁戶。雖係中國人民。而敢於
焚卡作亂。其為不安本分。已可概見。富明阿現令烏勒興阿訥
穆錦等。派兵嚴防要隘。遇有匪人。拏獲囚禁。以備對質。所辦尚
合機宜。即著該將軍嚴飭烏勒興阿等。慎守邊隘。毋任匪徒闌

入肆擾。倘該匪被俄兵擊散。逃入琿春境內。即飭盡數勦除。既
可綏靖邊境。亦不致啟釁鄰封。致滋藉口。所有富明阿續派全
福所帶官兵。並著前赴琿春。交烏勒興阿調遣。以備策應。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廣東香山縣屬澳門。雄
峙海濱。向為番舶往來出入要路。溯查前明嘉靖十四年。
移舶口於濠鏡。輸歲課二萬金。為番人至澳通市之始。三
十二年。佛郎機來閒混入。旋即暗據。為番人至澳占居之
始。萬歷時有利瑪竇者。自稱大西洋人。居澳門二十年。傳
天主教。其徒日衆。迨至
國初。已盡易大西洋人。而佛郎機不知何往。彼時定議。改歲

課爲地租。僅令輸銀五百兩。按年完納。載入賦役全書。蓋明其爲中國地方。可租而不可占也。雍正九年。設縣丞駐之。乾隆八年。設同知防之。復增添弁兵。藉資彈壓。而番舶之貿易。日見其多。先於雍正年間。經前督臣孔毓珣奏定。在澳貿易船隻。以二十五號爲限。納船鈔而不納貨稅。嗣於道光年間。經前督臣祁𡊮等。奏請酌減船鈔。續又議准往五口通商。俱蒙
恩允。迨至道光二十九年。大西洋頭目啞嗎嘞。效尤驕縱。忽而請撤關口。忽而請添領事。不允所請。遂率兵釘關門。逐丁役。而歲租銀五百兩。從此抗不肯交。前督臣徐廣縉等。定以

商制夷之策。移稅口於黃埔。所有澳門貿易。雖已日見蕭
索。而地方不復過問。其流弊所至。如偷漏稅課。招納叛亡。
拐騙丁口。及作奸犯科等事。不一而足。中國俱無從措手。
同治元年。大西洋國浼法國先容。請立和約。自元年至三
年。先後奉
旨派薛煥。崇厚等。會同辦理。所有約內應載各款。均有成議。獨於
澳門設官一節。未能商妥。該國使臣忽允忽拒。情形俱經
臣衙門節次奏明。迄今彼此相持。約仍未換。上年冬間。總
稅務司赫德屢向臣等言及大西洋國。日漸貧困。如能乘
機動之以利。澳門可望收復。臣等因思澳門自前明為大

西洋盤踞。建有礮臺。住有弁兵。其洋人之隨同列肆造屋占居者。不下數千戶。若欲全歸中國治理。非設官不可。若欲設官。非令撤退洋兵。交出礮臺公所不可。惟從前薛煥崇厚。因換約而爭論澳門。議久不決。今復增此數節。更恐為難。第利害輕重多少之間。不能不加詳酌。澳門本係中外通商要路。今雖英人獨占香港。其勢已分。而為害於粵東。則澳門視香港尤甚。儻能設官治理一切。經畫得宜。榷有專歸。事無阻隔。則向之偷漏稅課者。今可設關。向之招納叛亡者。今可緝匪。向之拐騙丁口者。今可安插稽查。而且與香港比鄰。添駐舟師。以通達外洋消息。尤為得力。其

他如卡稅地租等項所入○猶其利之小者○現聞通商各國○如法如美如俄如布○皆有財力○無不垂涎澳門○希冀以銀購得此地○為泊船駐兵之所○設令辦理有成○中國禁之不能○聽之不可○必至束手無策○而其害尤不勝言○臣等密切籌商○苦無機會○今春日國公使瑪斯任滿回國○經赫德密向諱及此事○瑪斯於大西洋國情形○平日本極熟悉○深知此時正可乘機商令大西洋國○將澳門原住洋兵○撤回本國○原建礮臺公所等項○交給中國○所需遷移建置等費○由中國籌給銀若干兩○互相交割○此後澳門全歸中國自主之權○設法經理○並據瑪斯聲稱○願以此事自任○臣等窺其

命意。大約希圖見好。而因以為利。亦所不免。惟思此事不辦。將追悔無從。因於瑪斯啟行時。密給照會。敘明大概。令其到粵體察能否照辦。並言明俟再酌定詳晰章程。另行知照。瑪斯欣然允議而去。臣等正在商辦間。適接崇厚函稱。大西洋國使臣阿嘓噠。由澳門寄來照會。以原定和約尚未互換。懇請派員就近在粵辦理。臣等以和約先經允換。無詞拒絕。而現商澳門一節。約內多有牽涉窒礙之處。且設官一事。仍未議妥。又難允換。因即函致崇厚。並擬給照覆大西洋國使臣稾底。推詞答。一面公同酌覆。不如將換約及現商澳門之事。歸併一件。即令瑪斯前往辦理。

商之赫德。亦以為順而易行。所有大西洋和約原議五十四款內。牽涉澳門之處。分別刪除添改。並於約末另立專條。將現商撤退洋兵。交出礮臺公所等事。續行列入。擬將現改條約。密行錄寄瑪斯。屬其向大西洋國商議。如能一一照允。於約內書押蓋印。擬給大西洋國銀一百萬兩。作為撤退洋兵及交出礮臺等項經費。另再備銀三十萬兩。交與瑪斯赫德作為籌辦一切經費。統俟澳門諸事交割清楚。方給銀兩。其在何時何處換約。亦俟瑪斯與大西洋國商酌覆知後。另行請

旨辦理。相應先行鈔摺密陳。恭候

欽定。如蒙

俞允。臣等再將條款並所議各節。照會瑪斯。並劄行赫德遵照。如

有未盡事宜。再行具奏。

御批。依議。

給日國公使瑪斯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澳門一事。中國尚未與大西洋議妥辦結。

貴大臣願因回國之便。從中調處。足徵睦誼。查澳門本係

中國地方。久經大西洋人在彼租居。歲納租銀五百兩。並

建有官署礮臺等項。現在中國仍將該處設官治理。以一

自主之權。若不酌給修費。大西洋國未免賠累。茲擬將該

處所有大西洋原建之礮臺文武衙署兵房各項公所以及原存礮械並已修橋梁道路均歸中國派員駐紮管理統共酌給修費銀若干兩此項交清大西洋應即將原設之官員兵弁全數撤回不得再行派人住守至治理地方設關徵稅一切事宜統由中國自行辦理大西洋不復干預攙越若該處與大西洋有交涉事件即照通商各口現行章程一律辦理以上大概事由貴大臣與大西洋國妥商俟本王大臣另將議定銀數及各項詳細條款開單照會由赫總稅司寄交以便貴大臣與大西洋國逐條酌覈覆知本王大臣定議奏明請

旨。派員在粵兩相交割。想貴大臣素為各國所推重。自必能持平

辦理。永保遵守也。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